

百花洲文庫

〔俄〕普希金 著

万 紫 译

复仇遇艳

江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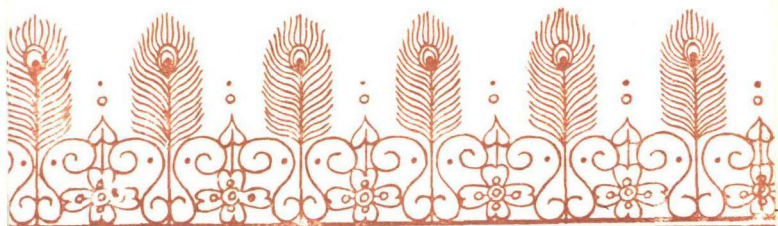
表

月前将书还

复仇遇艳

〔俄〕普希金著

万紫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南昌

百花洲文库(第二辑)

复 仇 遇 艳

〔俄〕普希金著

万 紫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3 1/3印张 60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统一书号: 10110·238 定价: 0.32元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几年以前，有一个名叫基利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的老式贵族，他住在自己的一处庄园里。他的财富、门第和交游使他在领有他产业的几个省份里，很有些势力。他稍有所好，邻人们无不乐于逢迎。省里的官员们听到他的名字就会不寒而栗。基利拉·彼得罗维奇认为人家对他这样俯首贴耳是理所当然的。他家里总是宾朋满座，他们愿意给他那种贵族的闲散生活消消遣，同时也分享他那喧嚣的、有时甚至粗暴的作乐。

谁也不敢拒绝他的邀请，或逢时逢节不到波克洛夫斯柯耶村来向他致敬。基利拉·彼得罗维奇在家庭生活中显露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全部缺点。周围的一切使他称心惯了，因此他任意发作他的暴

躁脾气，随心所欲地出些颇不高明的主意。虽然他的体力非常好，可是他一星期总有一两次因为暴食而肚子痛，而且每天晚上总是喝到醉薰薰的。在一间厢房里住着十六个婢女，在做各种女红。厢房的窗户都装上木栅栏，门都上了锁，钥匙由基利拉·彼得罗维奇亲自保管。这些年轻的被幽禁的姑娘们，只许在规定的时间内在两个老婆子的监视下，到花园里散一会儿步。有时基利拉·彼得罗维奇把她们嫁出去几个，又补进几个新的。虽然他对农民和奴仆严厉、任性，但是他们对他却很忠心；因为他们以主人的财富和名声而自豪，而且也可仗着他的势力，常常欺压邻人。

特罗耶库罗夫的日常工作就是在他辽阔的领地附近往来巡视；无休无止的宴会，每天发明一个恶作剧，戏弄的对象通常总是某个新认识的人，不过有时即使他的老朋友也在所难免。只有一位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杜勃罗夫斯基是例外。这个杜勃罗夫斯基是一位退职的近卫军中尉，是他最贴近的邻居，有七十名农奴。特罗耶库罗夫对地位极高的人也是十分倨傲的，可是对于杜勃罗夫斯基却很尊敬，不管他的财产多么微薄。从前他们曾经在军队里同过事，特罗耶库罗夫一向知道他那急躁和坚毅的性格。环境使他们分离了很久。后来，杜勃罗夫斯基的家境衰落，不得不退伍，在他仅存的一个

村子里定居下来^①。基利拉·彼得罗维奇知道了他的这种情况，表示愿意对他提供保护，但是他谢谢基利拉·彼得罗维奇，他宁可过贫穷而独立的生活。过了几年以后，特罗耶库罗夫以退伍的陆军上将身份，来到了自己的庄园。他们俩见了面，彼此都很高兴。从此他们天天在一起，而且向来不知道拜访别人的基利拉·彼得罗维奇却随随便便地常到他老朋友的简陋的房子里去作客。他们年龄相同，出身同一个阶级，受的教育也一样，他们的性情和嗜好也有些相似，甚至某些地方，他们的命运也一样：两个人都由恋爱而结婚，婚后不久都丧偶，而且她们都留下来一个孩子，杜勃罗夫斯基的儿子在彼得堡念书，基利拉·彼得罗维奇的女儿在父亲跟前长大。特罗耶库罗夫常常对杜勃罗夫斯基说：“听我说，老兄，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假使你的沃洛季卡^②将来有出息，我把玛莎^③嫁给他，哪怕他光秃秃象一只鹰。”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总是摇摇头回答：“不，基利拉·彼得罗维奇，我的沃洛

①帝俄军官欢喜讲排场，比阔气，所得薪俸不够交际用，穷的贵族不得不变卖庄田来应酬，这里是指杜勃罗夫斯基把产业快卖完了，只剩下一个村子，因此不得不退伍。

②弗拉季米尔的爱称。

③玛丽亚的爱称。

吉卡不能娶玛丽亚·基利洛夫娜，象他那样的穷贵族，最好还是娶一个穷贵族的姑娘，可以当家作主，强似成为娇生惯养的小姐的管家。”

大家都羡慕存在于目空一切的特罗耶库罗夫和他的穷邻人之间的和睦关系。穷邻人的大胆，使大家感到惊奇，当他在基利拉·彼得罗维奇家中吃饭的时候，不管跟主人的话是否冲突，常常率直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几个人想学他的样，应该服从的事，也不听话了。但是基利拉·彼得罗维奇对他们却不客气，吓得他们从此再也不敢有这种念头了。只有杜勃罗夫斯基一个人例外。不料一件偶然的事情破坏了一切，改变了一切。

初秋时，有一次基利拉·彼得罗维奇准备到远处去打猎，早一天他吩咐管猎狗的人和马夫在第二天早晨五点钟之前作好准备。帐篷和厨房用的东西已经预先送到基利拉·彼得罗维奇该在那里午饭的地方。主人和客人一同到养狗场去，那里有五百多只生活在优裕、温暖的环境里的追逐猎狗和快跑猎狗，正在用它们自己的语言歌颂基利拉·彼得罗维奇的慷慨。这里设有一所狗病院，由军医基莫希卡管理，还有专为优种母狗养育小狗的地方。基利拉·彼得罗维奇以这所精美的养狗场而自豪，从来不放过去在客人面前炫耀的机会。每一个客人至少都已经参观过二十次了。他在客人们的簇拥下，由基

莫希卡和几个管猎狗的头目陪伴在养狗场里来回踱着，他停在几个狗窝面前，有时问问病狗的情况，有时批评几句，虽然多少有点严厉，也还不失公允。有时把几只熟悉的狗喊过来，温存地跟它们谈话，客人们认为称赞基利拉·彼得罗维奇的养狗场是一种义务。只有杜勃罗夫斯基皱起眉头，一声不响。他极喜欢打猎。可是他的财力只允许他养两只追逐猎狗和一对快跑猎狗，因此他看到这样富丽堂皇的养狗场，便不禁有些妒忌了。

“老兄，你为什么皱起眉头，”基利拉·彼得罗维奇问他，“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的养狗场？”

“不，”他冷冷地回答，“养狗场好极了，你仆人的生活大概还没有你的狗好。”

其中有一个管猎狗的听了很不高兴。

“感谢上帝和主人，”他说，“我们并不抱怨自己的生活。老实说，如果有的贵族拿他的庄园来换这儿的任何一间狗舍，也不会更坏，他也许可以更饱一点，更暖一点。”

基利拉·彼得罗维奇听了他仆人这些毫无礼貌的话放声大笑，客人们也跟着他哈哈大笑，虽然他们感觉到这个管狗的人的嘲笑也可能和他们有关。杜勃罗夫斯基脸上失色，一句话也不说。

这时候有人给基利拉·彼得罗维奇拿来一筐刚养下来的小狗，他就一心对付这几只小狗了。他选

了两只，吩咐把其余的都淹死。就在这当儿，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已经不见了，谁也没有注意。

基利拉·彼得罗维奇和客人们从养狗场回来之后，坐下来吃晚饭，发觉杜勃罗夫斯基不在，这才问起他来。仆人说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已经回家去了。特罗耶库罗夫立刻吩咐人去追他，并且一定要把他追回来。因为他出门打猎，从来离不了杜勃罗夫斯基。杜勃罗夫斯基富有经验，目光精确，善于鉴别猎狗的各种优点，而且在打猎方面，无论发生什么争执，他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骑马去追他的仆人回来了，他们还在吃饭，他报告他的主人说，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不肯听他的劝告，他不愿回来。基利拉·彼得罗维奇这时照例被甜酒灌得浑身燥热，发怒了，再派那个人去对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说，如果他不立即到波克罗夫斯柯耶村来过夜，那末特罗耶库罗夫就和他一刀两断。仆人又骑着马去了。基利拉·彼得罗维奇从桌旁站起来，把客人打发走，就去睡了。

第二天，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在这里吗？代替回答的是仆人呈上来一封摺成三角形的信，基利拉·彼得罗维奇命自己的文书大声读信，他就听到了下面的话：

我的仁慈的先生：

在您没有把您那管狗的巴·拉莫什卡送来

认罪之前，我不打算到波克罗夫斯柯耶村来，处罚他或是饶恕他，那要由我的高兴，我不想忍受您的奴仆们的嘲笑，就连您的嘲笑我也不能忍受——因为我不是小丑，而是古老的贵族。

依然愿为您忠诚效劳的

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

按照现代的礼节观念来说，这封信是极无礼貌的，但是使基利拉·彼得罗维奇生气的倒还不是信中古怪的措词和笔调，而只是它的内容。

“什么，”特罗耶库罗夫大发雷霆，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叫我把人送到他那儿去认罪，凭他高兴，饶恕或者处罚！他这是想干什么？他知不知道他是在跟谁打交道？我让他瞧瞧……叫他吃点苦头，他才知道跟特罗耶库罗夫作对，有什么结果！”

基利拉·彼得罗维奇穿好衣服，照例摆起他那豪华的排场去打猎了——可是打猎没有什么结果，他们整天只看到一只兔子，就连这只兔子也给跑掉了。野外帐篷下的午餐也吃得不开心，至少是不合基利拉·彼得罗维奇的口味，所以他打了厨子，骂了客人。而且回来时带着他全套的打猎队伍特意从杜勃罗夫斯基的田地里经过。

几天过去了，两个邻人之间的敌意没有平息下来。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不再到波克罗夫斯柯耶

村去了。基利拉·彼得罗维奇没有杜勃罗夫斯基而感到索然无味，他高声辱骂杜勃罗夫斯基以发泄他的怨气。这些话多亏当地贵族们的热心，加油加酱地传到了杜勃罗夫斯基的耳中。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情，断绝了和解的最后希望。

有一天，杜勃罗夫斯基乘车巡视他那份小小的产业，在靠近白桦林的时候，他听到了斧劈的声音，过了一分钟又听见树哗啦啦地倒下来；他急忙赶进林子去，碰见几个波克罗夫斯柯耶村的农民，正自由自在地偷他的树木。他们一看见他，拔脚就逃。杜勃罗夫斯基同自己的马车夫捉到了两个，把他们捆绑起来，带到自己的院子里，敌人三匹马也立刻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杜勃罗夫斯基非常愤怒。因为在这以前，特罗耶库罗夫的手下人——那些著名的恶棍，因为知道他跟他们主人的关系很好，从来不敢在他地界以内捣蛋。杜勃罗夫斯基觉得现在他们在利用他跟他们主人之间所发生的裂痕，于是就完全不顾什么战争惯例，决定用树条来教训俘虏们，这些树条就是他们从他林子里偷来的，三匹马就当作自己的牲口去使用了。

这件新闻当天就传到了基利拉·彼得罗维奇的耳中，他听了怒不可抑。他在发怒时第一个念头：准备带领自己全部家奴去攻打基斯介涅夫卡（他邻人的村庄名称），把村子踏为平地，把那个地主囚禁

在他庄园里。这样的丰功伟绩在他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他很快又改变了主意。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在大厅上来回走着，无意中向窗外看了一下，看见大门口停下来一辆三马马车，一个戴着皮帽，穿着粗呢大衣的矮小的人，从马车里走出来，走进管家住的小屋里去了。特罗耶库罗夫认出是陪审员沙巴什金，就派人去叫他。不一会儿，沙巴什金已经站在基利拉·彼得罗维奇面前，一再鞠躬，恭恭敬敬地等待着特罗耶库罗夫的命令。

“你好，我记不起你叫什么名字了，”特罗耶库罗夫对他说，“你来干什么？”

“大人，我到城里去，”沙巴什金回答，“顺便来向伊凡·杰米扬诺夫打听一下大人有什么吩咐没有。”

“你来得正好，我记不起你叫什么名字了，我正用得着你。喝点伏特加，再听我说。”

这样亲切的招待，使陪审员受宠若惊，他谢绝了伏特加，开始全神贯注地听着基利拉·彼得罗维奇的话。

“我有一个邻居，”特罗耶库罗夫说，“是个无礼的小地主，我想把他的产业拿过来——你看怎么样？”

“大人，假如有任何契据，或者……”

“废话，老弟，你要什么契据。可以凭命令，问题在于不用任何法律手续，把那份产业夺过来。可是，等一等，这份产业从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从一个姓斯比金的手里买来的，后来又卖给了杜勃罗夫斯基的父亲，能不能在这上面找个岔儿呢？”

“困难，大人，这项交易谅必是完全经过法律手续的。”

“想一想，老弟，好好地想个办法。”

“比如说，假如大人能够想法子得到你那邻居的土地所有权证或买契的话，那末，当然……”

“我明白，可是糟糕的是——他所有的契据都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

“什么，大人，他的契据都烧掉了，那再好也没有了！——这样看来，您可以依法起诉，毫无疑问，结果您会完全满意的。”

“你认为是这样吗？好，那你得操点心，我要靠你的热心了，你总能相信我，将来会好好谢你的。”

沙巴什金一躬到地，就出去了。从这天起，他就开始为这一预谋而奔忙，多亏他办事麻利，才过了两个星期，杜勃罗夫斯基就接到了一份城里来的公函，要他立刻对基斯介涅夫卡村的所有权提供应有的说明。

这一意外的查询使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很惊

讶，他当天写了一封回信，措词相当粗鲁，信中解释说，基斯介涅夫卡村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传到了他的手中，他根据遗产继承权领有这块土地，跟特罗耶库罗夫毫不相干，对于他这份产业，旁人的任何要求都是诬告和诈骗。

这封信在陪审官沙巴什金心中造成了十分愉快的印象，他从信中看出了：第一，杜勃罗夫斯基不善于打官司。第二，这样一个性情急躁、粗心大意的人，不难置他于最不利的地位。

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又冷静地仔细看了陪审官的调查信，觉得必需作更详细的回答。他写了一份相当有条理的说明，然而以后你可以看出还是不充分的。

这场官司拖延下去了。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深信自己有理，因此不太担心自己的官司。他不愿意也不可能上下打点，花费银币。虽然他过去总是首先嘲笑那些出卖良心的刀笔吏，可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会成为被诬告的牺牲品。至于特罗耶库罗夫方面，他对于正在进行的官司，同样也很少担心能否胜诉，因为沙巴什金在为他奔忙，代表他威吓并贿赂法官，想方设法地曲解各种法令。不管怎样，一八××年二月九日，杜勃罗夫斯基收到了县警察局的传票，叫他到××县法官那里，听取法院关于他——中尉杜勃罗夫斯基跟上将特罗耶库罗夫

之间产权纠纷一案的判决，并签字表示服判或不服判。当天杜勃罗夫斯基就进城。在路上特罗耶库罗夫追过了他，他们互相骄傲地望了一眼，杜勃罗夫斯基在敌人的脸上看到了恶毒的微笑。

第 二 章

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到了城里，耽搁在一位相识的商人家里。第二天早晨就往县法院报到，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接着基利拉·彼得罗维奇也到了。书记官都站起来，把鹅毛笔夹在耳朵后面。法院的官员们卑躬屈节地迎接他。他们为了尊敬他的官阶、年龄和肥胖的身躯，给他端来一张安乐椅，他在开着的门边坐下来。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倚墙站着——法庭中肃静无声，书记官高声地念着法庭的判决。

我们把这份判决书在此全文发表，因为我们想任何人都喜欢看一看，在俄罗斯我们用哪些方法可以夺取一个人的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利的财产。

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县法院审理关于近卫军中尉安德烈·加夫里洛维奇·杜勃罗夫斯基非法侵占属于陆军上将基利拉·彼得罗维奇·特罗

耶库罗夫的产业一案。查该产业坐落××省基斯介涅夫卡村，共有男性农奴××名，牧场和田地若干亩。

案情始末：原告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前于一八××年六月九日来本院起诉。据称原告父亲八等文官获有勋章之彼得·叶菲莫维奇·特罗耶库罗夫在××总督公署充任省府秘书时，于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曾向贵族科员法捷依·叶戈罗维奇·斯比金购得田庄一处，坐落××区上述之基斯介涅夫卡村（该村根据当时第×次调查所载称为基斯介涅夫卡新村），根据第四次调查共计男性农民××名，包括他们所有财产在内，连同庄园、耕地、荒地、森林、草地、基斯介涅夫卡河的鱼场，以及应属此产业之一切农业用地和主人的木屋。总之，凡是卖主继承并管理其父贵族村警叶高尔·介林旦叶维奇·斯比金之产业全部在内，并未留下一名农奴，一分土地。产价二千五百卢布，当日于××法院交割清楚。其父即于八月二十六日于××区法院过户领业——后其父于一七××年九月六日寿终去世。而在此时期原告特罗耶库罗夫上将自一七××年起几乎尚在童年就服役军中，并且大部分时间出征国外，因此既无法得知其父逝世之消息，亦不知其父遗下多少产业。现原告退职回乡，执管其父所遗坐落×

×和××省××，××和××县所属各乡产业，共计农奴达三千人，发现其中有上述之××名农奴（根据最近第×次调查，该村共计农奴××名）连同土地和全部产业，没有任何可靠根据为被告近卫军中尉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擅自占据，因此随状提交卖主斯比金出给其父原卖契一份，请求本院将被告非法占据之产业追回判归原告全权管理。至于被告擅自非法占有之产业所得之收益，请法院作必要之调查，应依法向杜勃罗夫斯基追偿，使原告满意等语。

××区法庭据状做了调查。上项发生争讼之产业现时占有人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立即向贵族陪审官提交辩诉书：声称现在被告所执管位于基斯介涅夫卡村之产业，计农奴××名连同土地和地上出产，系被告之父炮兵少尉加夫里尔·叶夫革拉沃维奇·杜勃罗夫斯基死后传给被告之遗产，此项产业系被告之父向原告之父——当时总督公署省府秘书，后为八等文官特罗耶库罗夫购得者。被告并提呈经××县法院签证之委托书一件，系原告之父于一七××年八月三十日出给九等文官格利戈里·伐西里耶维奇·索鲍列夫者，内容说明原告之父特罗耶库罗夫将购自科员斯比金之产业计农奴××名连同土地已售于被告之父杜勃罗夫斯基，议定产价三千二百卢布，应向被告之父全部收讫，不得反悔，